



世界经典名著

美洲国家短篇小说选

(七)

佟德稷 译

张立虎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美〕西尔维娅·普拉斯	
成功之日	员
〔美〕乔伊斯·卡洛尔·奥茨	
如愿以偿	愿
〔美〕弗莱德里克·道格拉斯	
英勇的奴隶	源
〔美〕布勒特·哈特	
咆哮营的幸运儿	愿
〔美〕汉姆林·加兰	
在魔爪下	殒
〔美〕威·爱·伯·杜波依斯	
约翰回家	怨
〔美〕斯蒂芬	
一次贫困的体验	愿
〔美〕西奥多·德莱塞	
黄金的幻影	愿
〔美〕约翰·斯坦培克	
菊	员

成功之日

〔美〕西尔维娅·普拉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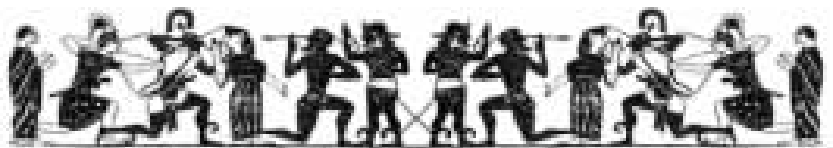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爱伦手里搂着一大叠洗干净的尿布正朝卧室走去，电话铃声忽然打破秋高气爽的早晨的宁静。她在门槛那儿僵立一会，仿佛今后可能再也看不到她那样聚精会神望着室内一片平静的景象——那精致的玫瑰图案的墙纸啦，她怀孕待产时亲手镶边的葱绿色棱纹窗帘啦，那从一位感情深厚但没钱的姑母那里继承过来的老式四柱大床啦，和角落里那个睡熟在浅粉色儿童小床里的才满六个月的吉尔——全家的中心。

请别让这一切有什么变化，他对任何一位可能在聆听的命运之神祈祷着。就让我们全家三口人这样过一辈子吧。

一阵刺耳的铃声又把她弄醒，她便将那叠乾净尿布放在大床上，无可奈何地走去拎起电话耳机，好像它是个什么小且黑的不祥之物。

“杰克布·罗斯在家吗？”一个冷静而清晰的女人声音问道。“我是丹尼丝·凯。”爱伦不由得心一怔，想象到电话那一头那个打扮得优优雅雅的红发女郎。一个月前，她与杰克布和这位年轻的电视制片人一块吃过饭，一起讨论过杰克布正在写的他那边一个剧本地进程。即便在一起始，爱伦就暗暗希望丹尼丝会遭雷击或给拐到澳大利亚去，而不愿意她与杰克布在将来排戏的那些热闹且亲密无间的日子里整天厮混在一起——在那种场合中，作家与制片人无疑通力合作，创

— 员 —



造一种完全属于他俩的美好的事物。

“杰克布现在不在家。”但是爱伦心里又有点愧疚地想到，将杰克布从楼上弗兰克福太太家里叫下来听这个显然是个重要的消息该是多么轻而易举啊。他那份定稿在丹尼丝·凯的办公室里已经快放了两个星期啦，并且她明白他每天早上跑下三层楼去迎接邮差，心里是多么盼望知道那份稿子的命运呵。但话说回来，她不是承诺过要表现得象一个模范秘书那样，不使他在写作时间内受到干扰吗？“我是她的妻子，凯小姐，”她又带着那种或许根本无需过份强调的语气说。“您可以将话留给我，或待会儿让他给您回个电话？”

“是个好消息，”丹尼丝轻快地说。“我老板对那个剧本很感兴趣。他认为尽管情节稍微有点怪，但还是写得很妙，新颖别致，因此我们计划买下来。我来担任这个剧本的制片人，心情的确十分激动。”

就是这么回事，爱伦恼怒地想到，眼前浮现那个光亮的红铜色头发的脑袋与杰克布那个深棕色头发的脑袋挤在一块看一沓厚厚的油印稿本，真从这个幻景中看不出来会得出什么好结果来。结局的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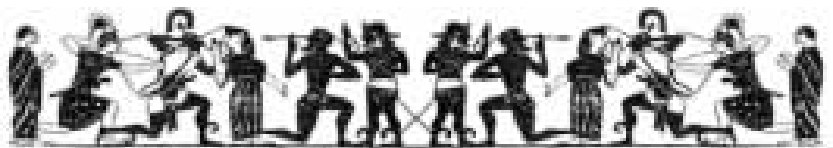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那太好了，凯小姐。我……我明白杰克布一定会十分高兴的。”

“那好吧。要是可以的话，我想今天午饭时见到他，和他谈一下演员的安排。我想，我们会让几位著名的演员来上演。你能不能要他午间到我的办公室里来接我一下？”

“当然可以……”

“好了。那再见吧。”电话公事公办地卡哒一下挂了。

爱伦站在窗边，被一种陌生而强烈的感情激动得不知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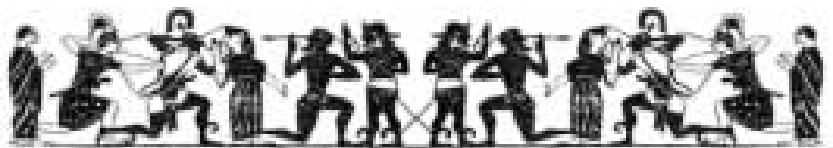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措；那能够随意提供成功消息、信心十足而悦耳的声音，和一串暖房里生长的葡萄那样耷拉在她的耳边回响着。她凝视着下边绿色的庭院：几棵斑斑驳驳的梧桐树，超越破旧的房檐，直插光亮的天空；一片象三便士的硬币一样暗黄的枯叶落下来，打着转儿地慢慢落在人行道上。每天晚半晌，这个庭院里就会响起摩托车的噪音和孩子们的叫喊声。有一个夏天的下午，爱伦坐在这几棵梧桐树下边的长凳上，看到她眼前足有二十五个青少年，，邈邈，喧闹，嘻笑，怪象联合国的缩影，在那一小块有天竺葵的草地上和前边野猫乱窜的几条小巷里成群结队地兜圈子胡转悠。

杰克布与她多年来多么想远离这座城市的汽油气味及烟雾腾腾的火车站，而到海边去买一所传奇式的村舍——一个小花园，一座小山，一个可以使吉尔去探索玩耍的小海滩，一种令人十分惬意且悠闲的宁静呵！

“只要有一个剧本能卖掉，亲爱的，”杰克布认真地说。“那我就明白我有写作的能力，我们就能够冒冒这个险啦。”这个险肯定是指远离这个乱糟糟的职业中心——零七八碎的事儿啦，临时性的工作啦，这些活计杰克布都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好，并且还能挤出每一分钟空闲的时间搞创作——于是以后专靠写故事、剧本和诗篇所得的不稳定的收入来糊口度日。诗篇！爱伦不由得笑了，想起开始刚搬进这个新的住处来、吉尔出世以前过的那些债台高筑的郁闷日子。

邮差按铃时，她正趴在地上，使劲地把浅灰色油泥子涂在那令人沮丧的、虫蛀了的、上百年的旧地板上。“我去开门，”杰克布搁下那把正在锯一段段书架板子的锯子。“你该少下点楼梯，亲爱的。”自杰克布开始朝杂志社投送稿件以



来，身穿蓝色制服的邮差就几乎成了神奇式的教父。不管哪天，除了那些使人气馁的鼓鼓囊囊的牛皮纸信封里带着没有台头的印好了的退稿单以外，有时也有可能收到某一位编辑邮来的一封鼓励信，或者甚至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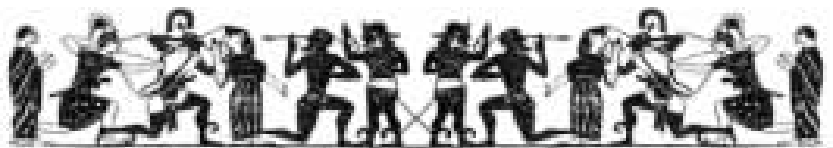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爱伦！爱伦！”杰克布两级一步地跑上楼梯来，手里摇动着那封已经开了口的航空信。“我成了！妙不妙！”他将那封黄边的浅兰色支票丢在她的裙兜里；上边那笔惊人的钱数，整数是用黑体字写的，零头是用红体字写的。那个圆滑的美国周刊社，她一个月以前曾经寄去一个信封，对他的来稿表示高兴。他们每一行付一镑稿酬，杰克布那首诗长得足足能够买——什么呀？他们格格地傻笑，计划着戏票啦，到索霍区吃顿饭啦，粉色的香槟酒啦，接着理智开始占了上峰。

“你来决定吧。”杰克布弯腰把那张像只高贵的蝴蝶那样脆嫩而鲜艳的支票给她。“你心里最想要什么？”

爱伦不用多想，脱口而出。“一辆婴儿车，”她细声说。“一辆大得足以放一对双胞胎的、上眼婴儿车！”

爱伦漫不经心地想着等杰克布大步慢跑地下楼吃午饭时再告诉他丹尼丝来电话的事——那时候他就来不及会见那位漂亮的制片人了——但她马上又深感惭愧。换了任何一位别人的妻子都会心情兴奋地要丈夫来听电话，为这个破例的好消息打乱他在写作时间内的所有严格规定，或者至少一挂电话就马上跑到他身旁，亲自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我在嫉妒，爱伦无精打采地想着。我就是那种二十世纪典型的醋劲儿大的妻子，心胸狭隘，心狠手辣。和南希·瑞根一模一样。这种念头突然使她气短，她决定先到橱房里去煮杯咖啡喝。

— 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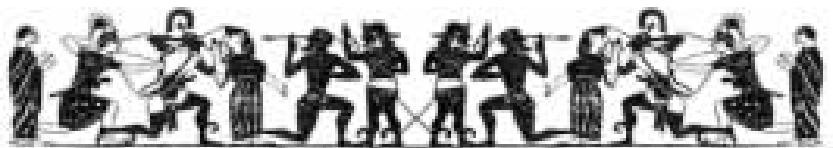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我就是在捱时间，她愁眉苦脸地认识到，一边把锅放在炉子上面。但是，只要杰克布对丹尼丝·凯的消息毫无所知，她半信半疑地感到自己就会平安无事——不会碰到南希·瑞根那种遭遇。

杰克布与凯茨·瑞根是老同学，在非洲一块服过役，战后一块回到伦敦，决心避开那些成天得衣冠楚楚的职业所设下的微妙陷阱，那些职业妨碍他们做唯一要紧的事：写作。爱伦一面等待锅里的水煮开，一面回忆起那些穷酸而又鞭策人的日子，她和南希·瑞根经常不得不交流一些精打细算的菜谱，互诉私下的苦恼和疑虑，她俩的丈夫都是那种没有固定收入的理想主义者，情愿当守夜值班人的园丁，做些任何赶巧遇上的零碎活儿，来贴贴补补，维持生计。

凯茨首告成功。一个剧本先在一座偏僻的剧院上演，经受“请君一观”之类的评价考验，马上出了名，于是进入伦敦区演出，而且继续象一颗漂亮的吉星导弹最后在百老汇正中顺利着陆，轰动一时。就是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就和魔棍一挥那样，这对笑迷迷的瑞根夫妇就从一套无暖气设备、只供冷水的公寓房子，餐餐就吃面条和土豆汤，摇身一变进入肯辛顿区绿茵的豪华住宅，喝佳酿名酒，驾敞篷汽车，穿裘戴皮，最后成了离婚法庭上最黯淡的装饰品。南希几乎没法儿——论相貌，金钱，才华，唉，任何称得上的地方——与凯茨一剧中媚人的金发女主角竞争，她让他的这出戏在西区初演时骤然生辉，大放异彩。南希在凯茨倒楣的年月里是一位张着大眼、百依百顺的妻子，如今渐渐落得成了一个坐立不安、语言刻薄、玩世不恭、满街乱跑的女人，只获得她能索取的那份离婚赡养费，再也没别的了。凯茨当然

— 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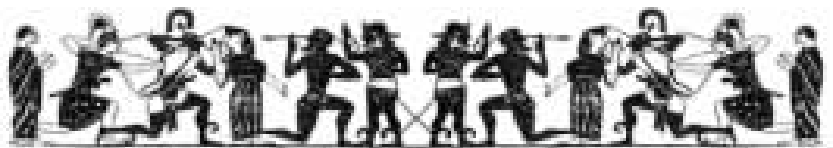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也转出了他们这个圈子，远走高飞。不过，不知是出于怜悯还是由于患难之交，爱伦和南希依然保持往来，南希也从她们的相聚当中得到一些乐趣，仿佛通过罗斯生儿育女的美满婚姻当中还能够重温她自己往日的欢乐。

爱伦取出一付杯碟放在案板上，正要倒满一杯滚烫的咖啡，突然苦笑起来，又伸手去取另一付杯碟。我现在可还不是一个被遗弃了的妻子呢！她小心翼翼地在廉价的锡托盘上放好餐巾、糖罐和奶缸，并在冒着热气的咖啡杯子旁边摆一小枚金黄色秋叶作为装饰，接着就登上那高陡的楼梯，到弗兰克福太太的顶层单元去。

这位中年寡妇因为杰克布一直在她去探望姐姐的日子里周到地把她的煤桶提上去，帮她倒垃圾，替她浇花草而深受感动，所以提出在她出外上工时，要杰克布利用她的那套房间。“两间屋子挤不下一位作家，一个妻子，外加一个欢蹦乱跳的婴儿！让我为世界文学的未来贡献一份力量吧。”于是爱伦就能够让吉尔在楼下尽情喊叫和爬动，而不用考虑会妨害杰克布了。

弗兰克福太太那扇门一撞就开了，一眼就能够看见杰克布的背影，那满头深棕色浓发的脑袋及宽宽的肩膀，他穿一件胳膊肘儿那里她不知补过多少次的渔夫式样的粗绒羊毛衫，正伏在那张细长的桌子上边，桌上杂乱地布满潦草写成的稿子。她屏息站在那里，杰克布用手指漫不经心地梳理一下头发，身子挪动得椅子叽叽嘎嘎作响。他一看到她，脸上顿放光，她就微笑着走去，透露那个好消息。

爱伦看见杰克布刮好胡子，头发梳理得光溜溜的，很帅地穿上那套刷得乾乾淨净的西服——他唯一的那套西服——



走出去之后，自己心里莫名其妙地感到一阵失望。吉尔睡醒早觉，瞪着两只亮眼睛在哼唧着。“达，达，达，”她喃喃地叨叨，爱伦娴熟地给她换尿布，没有象平常那样逗弄她，她的脑子在朝别处想，然后她就把孩子放在儿童围栏里要她自己去玩要。

这事不会马上就发生，爱伦一边苦思冥想，一边替吉尔做中午要喂的熟葫萝卜泥。夫妻破裂不是常事。那要慢慢地蔓延开来，一件接一件的遮掩不了的征兆，就象那些十分讨人厌的花朵，慢慢绽开。

她把吉尔放在大床上，用枕头把四周垫好，以便喂他吃午饭。爱伦一眼看见柜子上搁着的那个刻花玻璃的香水小瓶，埋在一大堆婴儿爽身粉盒子、鱼肝油瓶子和脱脂棉罐罐儿之中，差点都叫人看不见了。瓶子里余下最后几滴昂贵的琥珀色香精仿佛在对她嘲弄地眨眼——那还是杰克布用他那首诗的稿费买了婴儿车之后，还余下点钱买了这唯一的奢侈品。她为什么从未全心全意地放任使用那瓶香水，却总是小心仔细地把它看成象是什么烈性长生不老剂一样，一滴一滴使用呢？而一个象丹尼丝·凯这样的女人想必会将她的薪水一大部分花费在悦人的香精上吧。

爱伦正郁郁沉思地一匙一匙往吉尔嘴里送葫萝卜泥，门铃响了起来。真该死！她重手重脚地将吉尔放在围栏里，向楼梯走去。总是这么巧。

一个衣着整洁的陌生男人站在门口台阶上，身边是一排还没给收走的脏兮兮的牛奶瓶子。“杰克布·罗斯在家吗？我是《影响》杂志社的编辑卡尔·古德曼。”

爱伦肃然起敬地记起这家著名杂志的名称，几天以前它



刚同意接受杰克布的三首诗。她拘束地意识到自己穿着那件溅满胡萝卜汁的衬衫与一块肮脏的围裙。爱伦小声说杰克布不在家。“您接受了他的几首诗吧！”她接着腼腆地说。“我们高兴极了。”

卡尔·古德曼微笑一下。“或许我应该和您说一下我来拜访的意图。我就住在附近，今天碰巧回来吃午饭，我想或许亲自来……”

丹尼丝·凯那天清晨打电话给《影响》杂志社，征询他们是否可以安排刊登杰克布那个剧本的一部分以配合它的上演。“我只想弄明白有没有另外的杂志事先和您丈夫约定了这部稿子。”卡尔·古德曼说明了来意。

“没有，我想他没有。”爱伦尽力让语调显得平和。“事实上，我清楚他没有。我相信您考虑登他的剧本，他一定很高兴的。楼上还有一份底稿。要不要我给您取来……？”

“那太好了。”

爱伦快步走进房间，吉尔正嚎嚎大哭地等着她呢。等一下，宝贝儿。她承诺道。她一手拿起那包厚厚的手稿，那还是她在许多次午茶时间里满怀希望地听杰克布口述，自己在打字机上打出来的，接着就奔下楼梯。

“谢谢您，罗斯太太。”爱伦害臊地感到卡尔·古德曼敏锐的目光正从她头上盘着的发辫一直打量至脚上那双尽管抹过油而却磨损了的平底便鞋尖儿。“假如我们接受这份稿件，这我保证我们肯定会接受的，我会预先把支票给您寄来。”

爱伦激动得满脸通红，心想：我们还不至于那么困窘哪。不至于那样。“那太好了。”她说道。

她慢慢腾腾爬上楼梯，爬向吉尔的尖声哭叫。我已经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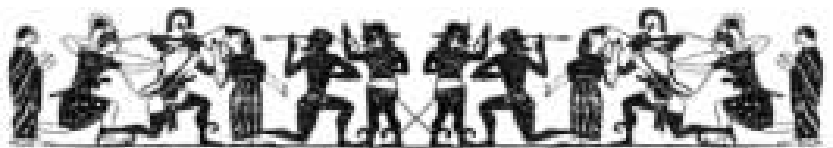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不上潮流了。我土里土气，和过了时的衣裙下摆贴边一般陈旧，我要是南希的话，那张支票一扔到信箱里，我就会抢着就走，先到一家特级理发馆，彻底做一下美容，接着再乘汽车逛摄政街，抢购足了东西。但我不是南希。她坚定地提醒自己，脸上浮现母爱的微笑，进屋继续喂吉尔。那天下午，爱伦领吉尔到诊疗所去做定期检查，在候诊室翻阅那些时髦的服装杂志，她郁郁不欢地琢磨她本人和那些穿戴皮货、羽毛及珠宝的泰然自若的模特儿之间的鸿沟，她们在每页上用令人震惊的、清澈的大眼睛回望着她。

她们也有早上起来就遇到倒楣的事吗？她纳闷地想着，得个头痛……或者心痛的毛病？她竭力想象那号神话般的世界里，这些女人早上起床时，眼睛水汪汪，脸蛋儿粉红，和小猫一样轻巧地打着哈欠，她们的头发，即便在清晨都奇迹般地梳成光溜溜的炮台头，金黄色的啦，赤褐色的啦，深黑色的啦，也许还有发紫的银色的。她们会和芭蕾舞女演员那样软绵绵地起身，去为她们心上人烹调一顿奇异的早餐——奶油蘑菇炒鸡蛋，也许还有烤面包片夹螃蟹肉——她慢腾腾地在一间闪闪发光的美国式厨房里踱来踱去，身上穿着一件泡泡纱的长睡衣，上面飘荡着凯旋旗织一样的缎带……

不，爱伦又调整了她想象中的景象。她们肯定象正式的公主那样要人把早餐送到床上来吃，华丽的托盘里装着烤得松脆的面包片啦，乳白亮光的细瓷器啦，刚滚开过的水沏的桔子花茶啦……那令人心烦意乱的丹尼丝·凯的幻影悄悄挤进这寓言似的虚幻世界里。的确，她好象在里面十分自由自在，那对深棕色、简直是黑色的眼睛在她那一头使人陶醉的红铜色头发下面显得炯炯有神。她假如肤浅而头脑空洞就好

— 怨 —



啦。爱伦一瞬间满脑子投机取巧的想法，实在与一个足智多谋的妻子的称号很不相称，要是……

“是罗斯太太吗？”诊所接待员拍了爱伦的肩膀一下，她才突然从白日梦中惊醒过来。如果我回到家里，杰克布已经在家，她满怀希望地改变了想法，和往常那样，他把两只脚放在沙发上，等着喝午茶……然后她就抱起吉尔，随在那位身穿白衣的能干妇女走进医生的诊疗室。

爱伦有意装出高兴的样儿，打开房门。但她抱着打瞌睡的吉尔跨进门槛，心里却感到一股失望。他没在家……

她呆板地把吉尔放在床上使她睡午觉，自己心绪不定地裁剪一件婴儿的睡衣，开始准备当晚就去用一位邻居的手摇缝纫机把它缝好。她注意到蔚蓝晴朗的早晨背叛了它的承诺。灰暗的云朵把它那灰色的翅膀低垂在这小小庭院的上空，让房子和那儿株枝叶稀疏的树显得愈发黯淡无光。

我就爱这个地方。爱伦赌气地嘁喳嘁喳裁剪那块厚实的红色法兰绒。到它的美费尔，到它的爵士桥，到它的汉普斯泰德……她象扑打无数淡白的蒲公英短绒毛头一样，将那些奢华的银色地区一一扑灭掉，这时候电话铃响了。

她急忙站起来，手忙脚乱地将红色布料、大头针、纸样子和剪刀都落在地毯上了。杰克布要是有事耽搁，从来打电话回来的，好让她别着急。此时此刻，他这种周到的表示，不论多么渺小，都会比清水之于沙漠上的一个流浪儿还要受欢迎。

“喂，亲爱的！”南希·瑞根那傲慢、演戏似的音调在耳机里回响着。“一切还好吗？”

— 園 —



“挺好，”爱伦撒着小谎。“很好嘛。”她在那张盖着印花布、既存放衣服又当电话台使的箱子的角儿上坐下，便于沉着稳定下来。毫无必要隐瞒那个消息。“杰克布的第一个剧本刚被接受了。”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你怎么……？”她怎么知道这并不惊人的传闻呢？犹如一个专门爱饶舌的婆娘，一只不祥之鸟……

“太简单了，亲爱的。我在彩虹餐厅里遇见杰克布和丹尼丝·凯两人面对面私下密谈呢。你了解我。我忍不住要找出这次庆祝的原因。我原来不知道杰克布也爱喝马丁尼酒咧，亲爱的。更别提红发女郎了……”

一阵针刺般的痛苦感觉，无宁说更象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先让爱伦浑身发烧，然后又让她周身冰凉。照南希暗示的口气来看，甚至连她自己最害怕的那种局面现在都好象显得幼稚可笑了。“哦，杰克布近来工作太累了，也应该调剂调剂。”她假装出一种无所谓的口吻说。“多数男人至少在周末都要休息休息，不过杰克布……”

南希轻脆地笑了。“别和我来这一套！要是讲起新发掘出来的剧作家嘛，我可是行家里的行家。你准备请客吗？”

“请客？”爱伦忽然想起瑞根夫妇起始为了庆祝他们得到第一张真正巨额的支票而举行的宴会上送上来的那头壮观的肥小牛——朋友、邻居及陌生人拥挤在那间烟雾腾腾的小屋里，唱歌啦，喝酒啦，跳舞啦，一直闹到三更半夜才罢，拂晓的天空在歪斜的烟囱管帽上边就象纹绸一样苍白。假如说许多瓶令人敬畏的名牌酒，大批福特农和梅森餐馆的鸡肉馅饼，外加进口的奶酪和一大汤盘黑鱼子酱，能够算作衡量成



功的程度，那瑞根夫妇可算夺了首魁。“不，我不想请客，南希。我们宁愿预付一点煤气和电灯费，另外孩子长得那么快，总要添置衣服什么的……”

“爱伦！”南希失望地说。“你的想象力在哪儿呐？”

“我想，”爱伦坦诚地说，“我压根儿从来就没有。”

“请原谅我这个爱管闲事的人，听去你好象情绪不高。爱伦！你为什么 not 请我上你那儿喝午茶呀？咱们可以一起儿聊聊天解解闷。你就会立刻情绪高涨起来。”

爱伦没精打采地笑一下。你必须承认这个南希是谁也阻挡不了的。谁也不能怪她令人败兴或者沉迷于自怜。“就算你已经受到邀请了。”

“二十分钟就到，亲爱的。”

“现在，爱伦，你该做的事是……”南希即使有点发胖，但挺时髦，穿着讲究的衣服和无边小皮帽，将声调压低得象是在悄悄密谋，一边又拿起第三块杯形糕吃起来。“嗯，”她喃喃说，“这比里昂食品店的还好吃。你该做的事是，”她又重复道，“恕我直言，就是维护你自己。”她朝后一仰，脸上现出得意洋洋的神情。

“我不太理解你的意思，”爱伦低头看着吉尔，欣赏着小宝宝在呷桔子汁时那双透亮的灰眼睛。都快五点钟了，杰克布还没一点消息。“我有什么需要维护的？”

“肯定是你那内在的女性！”南希不耐烦地说。“你必须照照镜子好好看看自己。别象我开始原本应该那样做，可惜为时太晚了，”她苦笑地补充道。“男人并不承认这一点，但他们就是愿意女人象个样儿，这可是生死攸关的事。合适的帽子，适当的头发颜色……如今可是你的机会到了，爱伦。”



千万别大意这一点！”

“我向来上不起理发馆，”爱伦哀叹道。杰克布喜欢我留长头发，一个内在的低声音在辩驳。他是那样说的，啥时候说的呢？上星期吗，上个月吗……

“肯定上不起啦！”南希低声哼哼道。“这些年以来，你一直为了杰克布的事业而放弃了女性全部的小奢侈玩艺儿。但现在他出名了。你也能够狂一下啦，亲爱的。就狂一下呗。”

爱伦顿时玩味地想象自己诱惑地依在那里，戴着价值连城的大块儿珠宝，眼睛四周浓涂着足可将古埃及妖艳女王克娄巴特拉压住的绿眼圈儿，嘴上涂着最新式的浅色口红，头上插一根髻髻曲曲的、唇吻般卖弄风情的羽毛……但她没上当受骗——即便上当也顶多没超过几秒钟。“我不是那种类型的女人。”

“哎，真是胡说八道！”南希晃着她那只戒指闪闪发光、指甲涂得朱红的手，爱伦感到那可真象一只扑食的爪子。“你的问题就出在这里，爱伦。你没有信心。”

“这点你可错了，南希，”爱伦斗气儿地回答。“我信心十足得很。”

南希朝她又倒好了的一杯茶里放了满满一匙糖。“用不着这样生气，”她怪自己不好，然后又瞧也不瞧爱伦一眼，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假如你对丹尼丝有点担心，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那个女人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一位破坏家庭的高手。她专门能对付有妇之夫。”

爱伦感到自己的胃在滚腾，仿佛自己是大风浪里的一叶扁舟。“她结婚了吗？”她听见自己在问。她其实根本不想知



道这件事。她只想用双手捂住耳朵，跑到自己那间贴着玫瑰图案墙纸、使人宽慰的卧室里去，将那梗在喉咙里的大把眼泪倾泻出来。

“结婚？”南希苦涩地微笑一下。“她手上戴着一个戒指，倒是一种极好的伪装。当前这个——她的第三位情夫，我想——也许有老婆和三个孩子。老婆坚持不离婚。哦，丹尼丝是个真正的职业妇女——她总能设法让男人神魂颠倒，因此她从没遇到去刷洗盘子或者给孩子擦鼻涕那种境地。”南希这番欢快而滔滔不绝的谈话，象一张唱片那样速度渐渐慢下来，最后停下，陷入一种沉静的深渊。“宝贝儿！”她看到爱伦的脸色，惊喊道，“你的脸色苍白像纸呵！我可没想让你心烦——完全是实话，爱伦，我只想你应该知道自己碰到了什么样的对手。我是讲，开始我是最后一个了解凯茨在外头乱搞的人。那时。”南希苦笑一下，却并没能掩盖她那颤抖的声音，“我还以为所有的人心地都很善良，所有都光明磊落呢。”

“哦，南希！”爱伦兴奋得把一只手放在她朋友的胳臂上。“咱们也一块确实度过好时光呀，是不是？”但在她内心，一句新的迭句一遍又一遍地回荡着：杰克布可和凯茨不一样，杰克布可和凯茨不一样……

“‘美好的日子。’哼，算了吧！”南希微微地哼一声，将往事一笔勾销，开始缓缓戴上那双挺古典式的浅紫色手套。

南希离开了，门刚一关上，爱伦就表现得古里古怪并且十分反常。她没有扎上围裙到厨房去忙着做晚饭，但把吉尔放到围栏里，给她一块脆饼干及她喜爱的玩具，自己就跑到



卧室里翻搜柜子抽屉去了，不时嘴里还嘟囔一句，挺象一个女福尔摩斯找到了一条关系重大的线索似的。

我为什么不今天晚上就试一下呢？她在半小时之后，洗完澡，红光满面，穿着那件日本制的品蓝色丝外衣，这样想；那是一位自由自在的老同学在好几个圣诞节以前得到一笔巨额遗产，周游世界后给她的，但她从没穿过——是一件穿上会沙沙地响、闪现蓝宝石光泽的华丽衣服，仿佛和她那家常过日子的小天地一无关联一样。然后，她将头顶上的发辫松开，即兴地盘起一个式样颇为新颖的发髻，只用几个发夹把它并不牢靠地夹住。她又换上那双出门做客时才穿的高跟黑皮鞋，试着跳了几步华尔兹舞，然后把剩下的几滴法国香水也全都洒在身上了。在这整个过程中，爱伦决心把目光躲开台钟那个月亮般的面庞，黑色短针这时已经缓缓磨蹭过六点。我现在只需等待了……

她飘飘然地走进起居室，心中突然一紧。我竟会把吉尔给忘了！孩子在小围栏里的一个旮旯那儿趴着睡着了，大拇指含在嘴里。爱伦急忙把这个温暖的小东西轻轻抱起来送到卧室。

她在给孩子洗澡时很高兴。吉尔欢笑着，把水踹得一地，但爱伦根本就没理会，只在想着孩子的深棕色头发与灰色的亮眼睛和杰克布的是多么相同呵。甚至吉尔把一碗稀粥从她手里都打翻在她那条最好的黑裙子上，她也未真正发火。她正朝吉尔嘴里喂煮熟的李子，听到前门的钥匙眼里卡哒一声响就愣住了。这一天的恐惧和失意，短暂弃在脑后，一下子又涌上心头。

“做了一天苦活儿，这才是我希望看到的景象！”杰克布

— 緣 —

